

尚書精義  
八





義 精 書 尚

(八)

撰 倫 黃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尚書精義  
八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黃

倫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街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大

# 尙書精義卷四十六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無垢曰成王將崩太保召公太師畢公率天下諸侯相康王繼爲天子遂有顧命之作也。又曰然以三公職序論之太師居上太保居下而顧命之際孔子所序乃以召公居先何也曰召公太保也平生保輔成王者也腹心所寄情意所同以國爲家以嗣王爲骨肉最爲親厚者也平生在朝任天下事者曰周公曰召公而已周公既死不以召公首當顧命之任可乎。

張氏曰顧命者成王將崩之命也夫天下大器也將欲傳之子孫則其受遺託孤之際尤所當戒顧命之所以作也顧有迴視之意聖人以死爲歸故其將崩之命則謂之顧命。

呂氏曰成王幼沖之時先嘗有流言之變成王思不得正其始今要得正其終成王能正其終則康王方能正其始蓋成王因事遇變如此不然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皆是大聖人聖人視死生如夜旦之常何獨成王臨終發命祇緣成王幼沖曾有危疑之變成王所以不得不正其終所以正其終欲教康王正其始史官載之以爲後世法。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

無垢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故成王將崩，上自三公六卿，下至百尹御事，皆使至路寢之前，委付以宗廟社稷後嗣之重，使將絕之言。琅琅在百官聞聽中，而姦心邪志，無自而生。古先哲王，其處死生之際，森嚴如此。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乎？庸詎有五王交亂，門生天子之弊乎？嗚呼！其昭示萬世之意深矣。

張氏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者，言其始疾也。至甲子之日，則其疾益甚。成王於是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所以召羣臣而命之者也。當是之時，小大之臣皆在王庭而聽命，遂與六卿而同召之。則王庭之臣無不舉矣。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無垢曰：漸進也。幾危也。疾已大進，而無退證，惟危殆而難安康。此心知死不久，不可不爲宗社計。故呼公卿御事，告以保輔嗣王之意也。其不亂如此，學問之力也。

黃氏曰：死生之變亦大矣，而不足以二其心。自非聖人有所不能也。孔子曳杖，曾子易簣，而成王被冕服，見百官臨死而不亂如此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死生一道也。知生則知死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彼其日夜之所存者，無時而不正矣。殆非死之不亂，其生之不亂故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無垢曰。成王以謂。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宣布其前後哲王。光明之德。以定民之所居。民既得其居。然後陳敷五教以教之。既教之矣。則使學而時習之。民既習五教。而聽用上之命令。所以使殷之否運。開達爲周家享泰之大命也。夫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皆宣重光用之也。以此知成王傳家之法。止爲民而已矣。

張氏曰。文王之德。能光于四方。至武王。又能廣文王之教。而昭先人之功。此所以爲宣重光也。宣其光。則輝散而不掩。重其光。則繼續而不絕。舜典之言重華。離卦之言繼明。皆宣重光之謂也。

呂氏曰。大抵自古聖賢。只有兩箇時節。所以堯舜君臣而並。文武父子而處。聖人有作。自古上下數千年。一箇光明起越。前後相照。文武所以宣重光。只在奠麗陳教一句。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無垢曰。成王晚歲。兵寢刑措。可謂盛矣。何艱難之有乎。而成王言此何也。曰。天下之務。皆艱難也。將以爲治。而亂在其中。將以爲安。而危在其中。所以古人惜履霜之不早。戒蔓草之難圖。成王以太平爲艱難。豈非出於此乎。又曰。成王自謂我之言。豈獨能濟艱難而已哉。可以柔服蠻夷。可以作成境內。可以安慰勸勉。大小衆國。皆使安民教民。使民習教。聽用上之號令。則召公畢公而下。於成王之言。當奉

以周旋不可失墜。開導康王以履踐斯言可也。觀成王臨絕之際。其言勁直端莊如此。念慮凝寂。言語分明。豈疾困死生所能動哉。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其成王之謂歟。

東坡曰。恭敬可以濟大難。世以威儀爲文飾而已。不知其爲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曰。非幾者安也。惟安爲可畏。不可冒進也。

呂氏曰。大凡一俯一仰。一動一止。皆天命。秩然自有條理。人自以私意相亂。若夫天秩各有條理。則一動一止。井然不亂。無非天命之流行。爾衆臣無以康王昏進於非幾。此一句尤切。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無垢曰。綴衣。孔安國以爲幄帳。是成王憑几出令時。幄帳在焉。旣出命。已將備死事。故徹幄帳在庭也。何以知之。喪大記曰。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鄭康成曰。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幾生氣反也。如大記所說。則出綴衣者。去懸而爲死備也。於明日乙丑之日。成王果崩。又曰。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迎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可知矣。又曰。東坡解翼室。謂路寢房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

路寢。故子釗廬于翼室。爲憂居之主也。爲憂居之主。則若臣若民。皆當憂居矣。何則。人主爲天下父也。人主旣崩。天下皇皇焉。無所依託。其得不以憂而居乎。第禮制有限耳。

呂氏曰。古者父子異宮。太子之南宮。自在南門之外。成王旣崩。教入翼室爲喪主。然者一般。故不是特地迎康王歸來。再見當時臨大變。法度周密如此。太保命仲桓。南宮毛。此要見得召公。是周家之重臣。當時成王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大命卻是太保出。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呂氏曰。伯相。召公分陝爲二伯。以伯爲相。正如後世以上公爲相。謂之公相。是也。

狄設黼屨。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序東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漆仍几。

無垢曰。祭統曰。狄。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復魄之禮曰。狄人設階。是喪事。狄必主張設之事。故孔安國曰。狄。下士也。黼屨。若今屏風之類。曰黼者。畫斧於其上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言以白黑飾斧也。綴衣。卽幃幄也。此四座。設此黼屨。綴衣。以象成王生時所臨也。以起康王哀慕之心焉。又曰。孔穎達云。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牖之間也。是黼屨之前。敷三重之席。其上重則用桃枝竹席。其席以黼緣之。鄭康成訓黼云。以絳帛爲質。而以白黑之線。繡斧文於上。黼純。黼屨。意當以此。又曰。東西牆謂之序。底席蒲弱爲之。綴純。謂綴雜采以緣之也。敷重者。意當如司几筵。篋席之說。第文貝仍几。以文貝飾仍

几也。孔安國云：此旦夕牖下之座。以此東西序皆設窗牖也。又曰：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而用雕玉，仍几也。豐莞草也。畫純以畫績緣之也。考工記曰：書績之事雜五色。孔穎達曰：以五采色畫帛以爲緣。鄭康成曰：似雲氣畫之爲緣。此畫純之法。雕玉仍几，謂刻玉爲文以飾几也。孔安國云：此饗國老饗羣臣之坐。又曰：路寢爲太室，則東西序有夾室。夾室云者，非路寢正室也。西序之夾室，乃親屬私燕之坐。故召公命狄於此，敷重筍席，玄紛純而設仍几也。筍席，蒻竹席也。玄粉純，以黑組緣之也。漆仍几者，以宴親族，不事華飾，故不以貝玉飾几也。孔穎達引司几筵訓：牖間爲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而疏西序東嚮，爲旦夕牖下之座。東序西嚮，爲養國老饗羣臣之座者，案燕禮云：坐于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座，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其疏西夾南嚮，爲親屬私燕之坐，曰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座。又曰：東坡曰：將傳先王之顧命，不知神之所在，於此乎？於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余謂古人之於親，森然如在目前，豈敢有死其親之心乎？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設此四坐，儼然如先王親臨之，其仁孝尊敬之心，概可見矣。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膚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無垢曰：越於也。於玉五重之間，陳赤刀、大訓、河圖之寶也。五重者，謂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是五重。

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兩物也。安得爲一重？考工記曰：琬圭、琰圭，皆長九寸。茲所以爲重。以琬、琰爲一重，則知弘璧、大玉、夷玉、天球，皆有一雙。蓋謂之重耳。又曰：赤刀，鄭康成云：武王誅紂時，赤刀爲飾。大訓：孔安國、王肅以爲虞書典謨。且西序已設王旦夕牖下之坐，而復陳寶於此，不已隘乎？曰：孔穎達以謂在坐之北。又曰：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又曰：鄭康成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方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以此一事考之，則康成以大玉爲華山之玉，天球謂雍州所貢，其色如天者，必有所考，自是其書不存耳。河圖，卽河出圖，伏羲則之，以畫八卦，是也。顧此寶列于饗國老饗羣臣之坐北。又曰：唐國名，其舞衣必有法爲可傳寶者也。大貝，孔穎達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在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者，卽此大貝也。然古人豈以爲玩好哉？記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寶也。大貝之意，豈以爲此有德之君所感召者，使人主知所警乎？不然，則石虎以芝爲蓋，麟駕車，此妖耳。何足寶也？學者不可不知此義。鼗鼓，大鼓也。考工記曰：鼓長八尺，謂之鼗鼓。然則此所寶之鼓，必有法度可貴，故以傳示子孫也。在東序者，東序之房也。又曰：兌和垂，皆古之工人製作精考，法度深密，可爲後世法者，故傳寶之。垂堯時共工，則知兌與和皆古之工人矣。西房，西序之夾室也。

張氏曰。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此示其爲之先者。能傳所寶爲之後者。能守所傳。然則自越玉五重。陳寶而下。所傳先王之寶器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以成變化。行鬼神。不過於此。則人得之以爲德。其數亦五而已。所謂越玉五重者。所以象德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無垢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謂南嚮也。先輅。象輅也。次輅。木輅也。塾。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之堂也。孔安國云。先輅次輅皆北面。穎達演其說曰。塾前陳車。必以轅內向。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孔安國又謂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馬融。王肅。謂不陳革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其說甚有理。凡此陳設。皆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義。使康王受顧命。洋洋乎如成王在其上。在其左右。其敢以輕心聽之乎。宗社之重。不得不爾也。

張氏曰。王之崩。傳顧命于康王。所陳之器。所設之物。非苟以爲玩好而華國也。蓋亦有義存焉。是故設几之屬者。以明靜而居者有其道。設車輅之屬者。以明動而行者有其道也。至於一左一右。一東一西。或在房。或在序。莫非至理之所寓。然則有天下而居者。其可苟乎。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戾。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無垢曰。禮云。大夫服冕。士服弁。雀弁。鄭康成云。赤黑色如雀頭也。惠。鄭康成云。蓋斜刀。宜芟刈。畢門。路門也。此衛門之士也。綦青色。屨。堂廉也。廉。棧也。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而立。此衛陞之士也。二人分守畢門兩廂。四人分守東西兩階也。又曰。服冕大夫也。自門而至階。則用士衛。自堂而至階。則用大夫衛。孔穎達云。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以其去殯近。故使大夫爲之。義或當然也。周官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是知服弁而衛者。士服。冕而衛者。大夫。近殯者尊。故用大夫。遠殯者卑。故用士。又曰。垂。盡也。謂簷際也。堂近壁。垂近階。東堂之外爲東垂。西堂之外爲西垂。立于階下者。士也。立于堂上者。大夫也。今執戮執瞿者皆冕。可以知其爲大夫。而立於堂之盡處。謂簷際也。鄭康成云。戮。瞿。蓋今三鋒矛。又曰。側階。鄭康成。王肅皆以謂東下階。孔安國以謂北下階。路寢之北將近內寢。豈容有大夫執兵器。立于階乎。垂。謂堂之垂。階。謂路寢之階也。東下階。阼階也。宜有衛大夫爲備也。東坡云。銳當作鈇。說文曰。鈇。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鈇。其考證甚詳。

干麻冕黼裳。由賓階。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太史秉書。由賓階。御王冊命。

東坡曰。三十升麻爲冕。蓋袞冕之裳四章。此獨用斧者。以釋喪服告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者自阼階升。則王當從賓階也。又曰。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今蟻裳亦爲此文也。歟。君臣皆吉。

服。然皆有變。又曰。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纁也。纁裳亦變也。王與卿士。邦君。太史。皆變服。以示不忍之意。緣先王之心。吉服乃爲天下計。而凶服乃其心之所存。形見于服者也。方以天下爲計。顧其服不得以私變。時於衣裳之間。微示其變焉。此見其不得已也。方喪其殯。心摧膽裂。而吉服以從事。其得已乎。其得已乎。

無垢曰。孔穎達取考工記爲說曰。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又曰。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圭者。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其意言。今康王承嗣成王守天下。故太保奉鎮圭。使康王守之也。同爵名瑁。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太保承介圭。使康王守天下。上宗奉同。使康王主祭祀。奉瑁。使康王冒諸侯。其事皆重。故由主階。隋也。又曰。太史秉顧命之書。隨康王後。由賓階而隋也。既隋。乃進康王冊命。言成王命康王嗣有天下也。余觀史官作書。其作文之法。有足爲後世法者。如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又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隋。太史秉書。由賓階。隋。使翰墨倖造化。到此不能加損矣。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無垢曰。凡百所爲。率循文武。以變調和平天下。大卞。大法也。文武大法。何法也。卽文武宣前後哲王之光明。見于安民教民。使民習教。聽用上之號令者。是大法也。其發于言語也。謂之大訓。其布之典也。謂

之大卞謂之大訓何以能臨君周邦謂之大卞何以能變和天下大訓言其大體大卞言其大用臨君者大體也變和者大用也能如此然後可以答揚文武之光訓矣

張氏曰以上臨下謂之臨出命正衆謂之君臨周邦言其勢足以服人也君周邦言其道足以正人也臨君周邦之道在於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而已

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解永樂大典原缺

案此條經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無垢曰太保受康王所祭之同以降而盥手以異同實酒將以酢祭也孔穎達曰祭祀以變爲主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于同中又曰璋半圭也酢報祭也王搢大圭執鎮圭以祭太保執半圭以酢祭降殺以兩之義也酢祭若亞獻爾孔穎達云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又曰既酢祭告成王以已傳顧命之意酌畢乃授小宗伯以同而拜以致敬也王答拜者亦於殯所答拜言已受顧命之意也

太保受同祭噲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無垢曰召公再受小宗伯同者將飲福酒也飲食必有祭其曰祭者祭先酒也謂祭先造酒也者示不忘本也曰噲者飲福酒至齒而不飲也然則飲福酒咤噲皆至齒而不飲何也曰尊神遠當之也可見

古人不汲汲於榮利之意也。又曰。宅謂居其所也。謂不移飲福之所而受小宗伯同而又拜以謝所賜也。王答拜者敬顧命之禮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無垢曰。太保既畢事。乃降自西階。而有司收徹同爵器用也。若乃綴衣及陳寶。未葬以前不敢收也。蓋以象其平生服用也。此仁人孝子之意。又曰。諸侯出路寢門外。以俟康王之命也。寢門而曰廟門何也。以殯宮而言也。

# 尙書精義卷四十七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林氏曰。昔高宗宅亮之際。王庸作書以誥。今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高宗亮陰三祀。而恭默思道。康王在位而無所事。故曰既尸天子。宜乎。

楊氏曰。古者有功而受祿。謂之尸祿。夏書數義和之罪。曰。義和尸厥官。五子之歌又曰。太康尸位以逸豫。則尸之爲言。非善辭也明矣。仲尼序康王之誥。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然則尸之一字。其說在于譏喪禮之所由變也。商書曰。王宅憂亮陰三祀。周書曰。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而康王居父之喪。既已延入翼室。恤宅宗。則當委政于冢宰。亮陰而不言。方合乎古之禮。何則。乙丑成王崩。越三日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王麻冕黼裳。入卽位。大史秉書。由賓階躋。揚其冊命之辭。王再拜興而受之。固已異於古也。雖然。於是乎亦可以遂不言矣。而復出在應門之外。稱予一人。以誥於四方。羣臣皆稱聽命。相揖趨出。方釋冕而反喪服。噫。所謂亮陰不言之禮。無乃異於此。曲禮曰。凡在喪。王曰小童。春秋既書王猛居於皇。及其沒也。止書王子猛卒。以其未踰年也。則夫踰年稱王明矣。今聖人序其誥之首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得非譏喪禮之所由變乎。

呂氏曰。禮有正有變。三年除喪。朝于廟之時。時則所謂進戒于嗣王。是禮之正。到得方在喪服中。已請諸侯進戒。則是禮之變。成王之詩。所謂敬之嗣王朝于廟。是禮之正也。如太甲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此是禮之變。何故。太甲正是未除喪之時。有敗度之漸。伊尹恐太甲不能保天位。所以用變禮進戒也。自古有變禮。有正禮。後世論康王之誥。引晉不見諸侯。以爲晉尙能守禮之常而已。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無垢曰。畢門之外。爲應門之內者。以畢門有殯宮。乃廟門也。廟門則殯宮爲主。不可以見諸侯。故孔安國謂出畢門。立應門之中庭南面也。孔穎達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卽答拜。復不言興。知立中庭南面也。又曰。太保召公。時爲西伯。故率西方諸侯入。見畢公太師也。時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入。見師保職位。自有高卑。今以太保爲首何也。時召公爲冢宰。孔穎達云。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也。其訓甚明。不事穿鑿。又曰。賓指諸侯也。孔穎達謂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其訓甚當。天子爲主。故諸侯稱賓。稱舉也。舉所奉之圭并馬幣。進而言曰。一二臣爲國之衛者。敢執土地所出。以奠見也。一二臣言諸侯也。又曰。既執壤奠。乃敢再拜稽首以獻焉。稽首